

目錄

憎	4	威尼斯	81	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匆匆	10	給亡婦	89	——悼聞一多先生	163
「月朦朧，鳥朦朧， 簾捲海棠紅」	13	春	95	回來雜記	168
綠	16	潭柘寺 戒壇寺	98	我是揚州人	174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	20	說揚州	105	論不滿現狀	180
春暉的一月	25	買書	110	論氣節	186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31	聖誕節	115	論且願眼前	192
白馬湖	36	初到清華記	120	乞丐	198
背影	40	松堂遊記	124	劉雲波女醫師	203
海行雜記	44	北平淪陷那一天	127		
荷塘月色	51	這一天	131		
揚州的夏日	56	重慶一瞥	133		
看花	61	人話	136		
我所見的葉聖陶	67	重慶行記	140		
南京	73	話中有鬼	152		
		動亂時代	158		

憎

導讀

題目為《憎》，顯得激烈，這是朱自清 23 歲時寫的散文，正像文中所說，還是「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火氣不小，和他大多數溫和隨意、舒緩幽默的散文大相徑庭。

文章當然是有感而發的。倒數第二段中提及的「去任某校教務主任」中的「某校」，是指揚州江蘇省立第八中學，朱自清只工作了短暫的幾個月就辭職了，寫文章時人已在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任教，看來對於剛剛過去的在揚州八中感受到的不友好，依然深深刺激着他，這是他切身感覺到的與己有關的「蔑視」，聯繫到以前所目睹的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冷漠」，使他終於感受到強烈的憎恨之情，從而寫成此文。這是對於《憎》一文創作動機說得過去的猜想。

由此也可以看到，《憎》一文的情緒是逐漸累積的，程度逐漸加大，由社會上普遍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之難，華捕（華人捕頭）對於別人苦難的幸災樂禍，到自己親身感受到的來自「資望深重的先生」的蔑視，朱自清對全社會的「敵意」的憎恨，也終於達到頂點。這篇文章從自己的所見及親身經歷，折射出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的冷漠和敵意，也透露出作者的憤怒和深深的無奈。

文章行文密實，文意尖銳，偶有魯迅雜文之風采。

我生平怕看見乾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着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至於殘酷的佯笑，強烈的揶揄，那簡直要我全身都痙攣般擊動了。在一般看慣、聽慣、老於世故的前輩們，這些原都是「家常便飯」，很用不着大驚小怪地去張揚；但如我這樣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神經自然容易激動些，又痴心渴望着愛與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變態。平常人可以隨隨便便過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惱，減卻了好些「生力」。——這真所謂「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過北火車站附近。馬路上橫躺着一個人：微側着蜷曲的身子。臉被一破蘆葦遮了，不曾看見；穿着黑布夾襖，垢膩的淡青的襯裏，從一處處不規則地顯露；白斜紋的單褲，受了塵穢底^①沾染，早已變成灰色；雙足是赤着，腳底滿塗着泥土，腳面滿積着塵垢，皮上卻皺着網一般的細紋，映在太陽裏，閃閃有光。這顯然是一個勞動者的屍體了。一個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極平凡的事；況是一個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勞動者呢？所以圍着看的雖有十餘人，卻都好奇地睜着眼，臉上的筋肉也都冷靜而弛緩。我給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為我的老脾氣，終於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於他曾有甚麼價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這樣人，知道有多少？像他這樣死的，知道一日裏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這不免引起我對於人類運命的一種杞憂了！但是思想忽然轉向，何以那些看閒的，

① 底，同「的」。

於這一個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們的兄弟，朋友，或相識者，他們將必哀哭切齒，至少也必驚惶；這個不識者，在他們卻是無關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無關得失麼？「叫天子一聲叫」，尚能「撕去我一縷神經」，一個同伴悲慘的死，果然無關得失麼？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極少極少的所謂得失相關者顧念着，豈不是太孤寂又太狹隘了麼？狹隘、孤寂的人間，哪裏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願再往下想了！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漠視」了。我有一個中學同班的同學。他在高等學校畢了業；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們有四五年不見面，不通信了；相見時我很高興，滔滔汨汨地向他說知別後的情形；稱呼他的號，和在中學時一樣。他只支持着同樣的微笑聽着。聽完了，仍舊支持那微笑，只用極簡單的話說明他中學畢業後的事，又稱了我幾聲「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發見那乾涸的微笑，心裏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機器榨出來的幾句話和「敬而遠之」的一聲聲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來；熱烈的想望早冰結在心坎裏！可是到底鼓勇說了這一句話：「請不要這樣稱呼罷；我們是同班的同學哩！」他卻笑着不理會，只含糊應了一回；另一個「先生」早又從他嘴裏送出了！我再不能開口，只蜷縮在椅子裏，眼望着他。他覺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辭。我點了頭，讓他走了。這時羞愧充滿在我心裏；世界上有甚麼東西在我身上，使人棄我如敝屣呢？

約莫兩星期前，我從大馬路搭電車到車站。半路上上來

一個魁梧奇偉的華捕。他背着手直挺挺地靠在電車中間的轉動機（？）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紅纓涼帽，藍的綁腿，黑的厚重的皮鞋：這都和他別的同伴一樣。另有他的一張粗黑的盾形的臉，在那臉上表現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臉、嘴上是抿了，兩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濃霜後的大地一般沉重；一切又這樣地嚴肅，我幾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從他上車，我端詳了好久，總不見那臉上有一絲的顫動；我忽然感到一種壓迫的感覺，彷彿有人用一條厚棉被連頭夾腦緊緊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漸漸地低迫促了。那時電車停了；再開的時候，從車後匆匆跑來一個貧婦。伊有襤褸的古舊的渾沌色的竹布長褂和褲；跑時只是用兩隻小腳向前掙扎，蓬蓬的黃髮縱橫地飄拂着；瘦黑多皺皺的臉上，閃爍着兩個熱望的眼珠，嘴脣不住地開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緊要的事，想搭乘電車。來得慢了，捏捉着車上的鐵柱。早又被他從伊手裏滑去；於是伊只有踉踉蹌蹌退下了！這時那位華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頰上，眼旁，霜濃的筋肉都開始顯出勻稱的皺紋；兩眼細而潤澤，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咧開了，露出兩個燦燦的金牙和一色潔白的大齒；他身體的姿勢似乎也因此變動了些。他的笑雖然暫時地將我從冷漠裏解放；但一剎那間，空虛之感又使我幾乎要被身份的大氣壓扁！因為從那笑的貌和聲裏，我鋒利地感着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只要有「愛的心」，「和平的光芒」的，誰的全部神經能不被痙攣般掣動着呢？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蔑視」了。我今年春間，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務主任。同事們多是我的熟人，但我於他們，卻幾乎是個完全的生人；我遍嘗漠視和漠視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時第一難事是擬訂日課表。因了師生們關係的複雜，校長交來三十餘條件；經驗缺乏、腦筋簡單的我，真是無所措手足！掙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強湊成了。卻有一位在別校兼課的，資望深重的先生，因為有幾天午後的第一課和別校午前的第四課銜接，兩校相距太遠，又要回家吃飯，有些趕不及，便大不滿意。他這兼課情形，我本不知，校長先生的條件裏，也未開入；課表中不能顧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這位先生向來是面若冰霜，氣如虹盛；他的字典裏大約是沒有「怨」字的，於是挑戰的信來了，說甚麼「既難枵腹，又無汽車；如何設法，還希見告！」我當時受了這意外的，濫發的，冷酷的諷刺，極為難受；正是滿肚皮冤枉，沒申訴處，我並未曾有一些開罪於他，他卻為何待我如仇敵呢？我便寫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辯解；對於他的態度，表示十分的遺憾：我說若以他的失當的譴責，便該不理這事，可是因為向學校的責任，我終於給他設法了。他接信後，「上訴」於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請我去和他對質。狡黠的復仇的微笑在他臉上，正和有毒的菌類顯着光怪陸離的彩色一般。他極力說得慢些，說低些：「為甚麼說『便該不理』呢？課表豈是『欽定』的麼？——若說態度，該怎樣啊！許要用『請願』罷？」這裏每一個字便像一把利劍，緩緩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裏！——他完

全勝利，臉上換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辭了職回去。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敵視」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